

玄覽堂叢書

第八十八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明朝小史二卷

蘆城赤隱呂 誌著

洪武紀

樓三舍人

帝敗陳友諒于鄱陽湖。死者數十萬。及還。擲纜樓于湖。冤魂憑之。遂能爲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號曰樓三舍人。

鎖住

乙丑正月。帝夢一人。長身廣眉。器宇偉然。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次日卽命羽林衛百戶潘雄宣訪。果得鎖住于朔方。命爲將軍。

永隆雨

二十五年。下渡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蘇州尹山寺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永隆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

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語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群鶴舞于龕頂。帝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帝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帝曰：此真永隆雨。

中山王大門

帝賜中山王徐達第于京師，將落成，其大門初漆灰布。帝幸觀之，贊曰：好了。至今已傳數代，不敢加細。

漆。

樣房

帝嘗幸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須大宅第。卽于刑部尚書開濟。勅爲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爲式。俗因呼爲樣房。

禦中軍

戊戌十二月。帝選寧越七縣富民子弟充宿衛。名曰禦中軍。

吾家舊隣里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帝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如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

出榜原籍

十七年秋。試應天中式者二百二十九人。內多國子生。帝悅。命有司出榜于原籍以旌之。

常春府

至正丁酉三月。帝得毘陵。改常州路爲常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

天興建康翼

帝初得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于城內。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

明白先生

帝在位求賢致治。王以桓明經學古。起爲國子監學正。召對皆稱旨。嘗以老學士呼之。宋濂稱爲明白。

先生。

一時二守

帝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太后議。因言
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
衛。今在散地。后勸贊用之。上卽命召二臣。既至。引
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叩頭謝。且請上肯所在。帝
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
惟卿觀公。忠強幹。可爲朕一守。又顧本言。爾乃我

好兄弟。託得爾。其皆無辭。二臣拜領將辭出。帝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携酒果以從。帝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製文相警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年逾七十。嘗附火。火燎脇下衣。至膚始覺。帝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致神怒若此。耶。訥頓首慚謝。

馬如來

馬太后既薨臨葬期風雨雷電帝甚不樂忽召宗泐
至帝曰后將葬如此雷雨何泐卽應聲曰雨落天
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加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帝甚
悅賜泐白金百兩

號房無門限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成賢門門字無鈎
帝嘗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先是

詹孟舉書門字有鈎卽以粉塗鈎畫。

六妓館

帝在位。不禁官妓。惟挾娼飲宿者有律。特于京師聚
寶門外。建官妓館六樓。以安遠人。一曰來賓。一曰
重譯。一曰輕煙。一曰淡粉。一曰梅妍。一曰柳翠。諸
司每朝退。卽相率飲于群樓。

擊壤額署

帝造中山王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兄

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乃乘醉擊壤額畧。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帝怒問何故壞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帝笑曰：勿性急。卽令有司于其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陰縣城內。良居前稱前府。禎居後稱後府。

埋啓臺下

太學初成。帝幸觀之。怒某處太侈。卽命埋督造部官
李允馨于晷臺下。

辨尚書註誤

帝聖學超群。以尚書吝義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簡蔡
沈註誤。嘗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答祿與權仍以
朱熹新說對。帝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覓
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
士劉三吾等。改正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

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于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文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

旋爲順行。左旋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霧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

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保護和洽。使強
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
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
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
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寶璽數

元年正月設尚寶司。凡寶十二。曰奉天之寶。以鎮萬
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

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軍。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又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未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

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勲。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階。俱。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繫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通。達。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掩骸

帝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屍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

或焚之而投骨于水中。於心何忍。帝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

祭帝王于各地

四年二月。議祭古先聖帝賢王。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光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八。須成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

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鄆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都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築城役

帝在位。嚴革有司之爲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

不服藥先見

馬太后病劇。不餌藥。帝強之。不可。問其故。對曰。妾聞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使妾服藥不效。寧不以妾故。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也。帝曰。第服之。萬一有不效。當貸其死。后終不肯服而薨。

書詩屏間

帝平日極喜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有暇則吟
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
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
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
華何處在。雨花煙草石城秋。

因定海改寧波

十四年徵鄞人單仲友至京師。備顧問。因言本府名
明州。與國號同。請易之。帝徐思之曰。汝言是也。復

詢仲友山川讖緯甚詳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有狀元橋蓋因讖得名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以臣觀之二邑素無穎異將有待耶帝聞定海之名大喜曰海定則波寧宜改名寧波。

王保保來耶

元旣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卽王保保也帝嘗問諸將曰我朝孰爲好男子群臣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也帝曰未若王保保

斯所謂好男子也。帝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豈西邊掌德王保保來耶？」至今遂成諺語。

朝服雨衣

帝一日退朝，見二內侍以乾靴行雨中，怒責之曰：「靴雖微，皆民力所自出，何不愛惜而暴殄若是？」令左右杖之。因勅百官朝遇雨皆服雨衣。

正禮儀風俗詔

五年五月下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明以時。庖厨稼
穡。衣服始制。民居舍焉。五帝之教。以仁義。不過遵
三皇之良規。益未備之時。宜當時之君。示其所以
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于漢唐宋。增減損益。
用乃國昌。民受時乂。家和永康。朕蒙皇天后土之
恩。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護祐。得正帝位。紀元
五年。朕本草茅之士。失習聖書。况摧強撫順。二十
有年。嘗無寧居。一槩粗疎。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

市井鄉閭尚然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詔書之後。敢有不遵者。治以如律。今將條畫事宜。開列于後。

一。曩因元末大亂。所在人民。或居鄉里。或避難他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爲庶民之家所奴者。詔書到日。卽放爲良。毋得羈留。強令爲奴。亦不得收養火者。違者依律論罪。仍沒其家人口。分給功臣。爲奴驅使。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

此限。

一城市鄉村。若有殘疾老幼少壯男子婦人。一時不得已而乞覓者。本里里長及同里上中人戶。助以資給。是工商聽其工商。是農民聽其農種。候其培養成家。復還人戶。所資之物。有司常加檢察。毋令失所。此卽古之隣保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之義也。爾民誠能遵守而行。他日爾之子孫。或有貧乏。同里亦必能相助借矣。敢

有見乞覓之人不行資給者。同里上中人戶驗其家所有糧食。除存留足用外。餘沒入官以濟貧乏。若遇旱潦饑荒。人民流移者。不在此限。若隣里果有富實好義。願行出物調給者。有司其實以聞。

一孤獨殘疾不能生理者。許入孤老院。官爲依例贍養。如或出外乞覓。鄉市人民聽以餘剩之物助養其生。敢有箠楚者。有司以鬪毆論。誣告者

抵罪。此等殘疾之人。如或痊可。願出爲民入籍者。聽從其便。有司毋得羈留。

一鄉黨序齒。從古所尚。今後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凡平居相見。及歲時燕會。揖拜之禮。若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

一鄉飲酒禮。廢缺已久。宜令中書省詳定條式。頒

行遵守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書讀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敘長幼之節

一古之婚禮結兩姓之好以重人倫近代以來專論聘財染習奢侈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務在崇尚節儉以厚風俗違者論罪如律

一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台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侈犯分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葬及有感于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

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
一今後蒙古色目人民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結
婚姻。不許與木類自相嫁娶。違者兩家男女俱
沒入官爲奴。其色目欽察若中國之人。不願與
之結婚。姻者。聽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
限。

一兵興以來。所在人民拋下產業。逃避他方。天下
既定。乃歸鄉里。中間若有丁力少而舊田多者。

不許依前占護。止許儘力耕種。到頃畝以爲已業。若有去時丁少。歸則丁多。而舊產少者。許于附近荒田內。官爲驗其丁力。撥付耕種爲業。敢有以舊業多餘占護者。論罪如律。

一曩因中國衣冠。徂于胡俗。已常考定品官命婦冠服。及士庶衣冠。通行中外。俱有定制。惟民間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宜令中書省集議冠服定制。頒行遵守。務復古典。以革舊習。

一僧道之教本以誘民爲善。近代以來。凡爲僧爲道。遇民間修齋喪事之際。男女溷雜。飲酒食肉。甚非所宜。宜令有司嚴加禁約。違者治罪。

一福建兩廣等處豪富人家。多有乞覓他人之子。鬪割驅使。名曰火者。敢有違犯。以鬪割抵罪。沒官爲奴。

於戲風俗頽靡。胡禮拘焉。再整彛倫。務遵先王之法。恤念孤寡。實爲善政之先。願以德薄恩澤未孚。倉

廩未盈。六軍四戍。尚慮未悅。下民之心。恐貽上天之怒。夙夜祗懼。若履淵水。咨示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儀之風。永底承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高麗人登第

四年辛亥科。高麗國來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遣之。其國以爲南朝中式人材。遂任宰相。登科錄曾刻金濤策一篇。

親作衣鞋

太祖定都金陵，與吳漢接戰，無虛日。馬太后親率妾媵完衣鞋，助給將士。至夜分不寐。

鐵冊軍

帝于公侯伯各賜卒百二十人爲從者，曰奴軍。至二十三年，年老賜歸，設百戶一員，領其軍以護衛之。給以印冊，俾自耕食。于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潁國、涼國、諸公，以及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

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
定鶴慶東川武定潘陽航海金寧西涼定遠永平
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

袒胸受箭

帝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
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
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襯自隨袒胸
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

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之配享。于是得不廢。

網巾

應易曰善法情齊

帝嘗微行以察民間情偽。一日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憲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帝去。明日朝罷。特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此。

癡兒子

帝以宋濂失朝。欲誅沒其家。太子泣諫曰。臣愚慙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裁其死。帝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自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舄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

水陸齋表文

僧宗泐性頗慧。帝甚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嘗戲命往西方求經典。泐不敢辭。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遙拜之。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曰。明天子命往覓經。惟老師指教。老僧曰。母行。祇自勞耳。爲我致書。明天子。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書視之。乃帝卽位時作水陸道齋。以答神呪。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帝允之。乃止。

皮場廟

帝治貪官。法律甚嚴。職至十六兩以上。俱剥皮貫草。凡府州縣衛所衙門之左。特立一廟。祀土地。爲剥皮場。名其廟曰皮場廟。又于公座傍。置一剥皮貫草之袋。

考績三等

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等。特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爲中等。宴而不坐。有過且

不稱職者爲下等。不預宴。叙立于門候宴畢而出。然後退。

大本堂記

太祖嘗賜懿文太子白玉印方一寸二分。曰大本堂記。

整容匠

太祖時整容匠杜英專事上梳拂修甲。一日帝見其以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帝問將何處去。對曰。

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珍藏帝曰汝何詐耶前
後吾指甲安在對曰現藏奉在家帝留杜命人往
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頃香燭供
其前比奏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卽授太常卿

玉橋

帝微行口占虹霓詩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
繫天腰命貢士彭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
命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帝大悅明日卽授北

平布政使。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劉基再作平蜀頌一章。與傅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在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贊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

夫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爲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拜雄歛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孩童。負固不服。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爲我邊民患。于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瞿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潁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

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其鋒。戴壽者恃瞿塘險。選老弱守之。蓋拔堅關之兵。西行與潁川侯戰。道逢潁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瞿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潁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僞京師。幼主明昇。銜璧率文臣請降。戴壽爲傅將軍生擒于成都。于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傅一廖次。低昂定焉。

天佑我邦。

食足兵強。

出師以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畫角聲張。

惟我頽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蠡爾戴壽。

率衆來當。

戰披靡。

拒城且藏。

旬日困逼。

諸軍請降。

傅將功就。

再歌瞿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瞿關。

生俘僞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括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爲我採擇。

黼黻班班。

遮陰帽

帝在位。嘗許監生戴遮陰帽。

士不樂仕

帝新定天下。以重法繩臣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

求賢才。悉集京師。甚至家有好學之子。恐爲郡縣所知。反督耕于田畝。

誅戮官員

帝在位十八年。凡臣下稍有過失者。盡行誅戮。其事見于任蕭安石子孫勅命中。其詞曰。朕自卽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効忠貞。任用旣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惟艱。善能終是者寡。身

家誅戮者多。今爾蕭安石。于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給爾以符。改任廣東鹽課提舉。司廣州鹽課大使。以至身沒于官。有司繳符到合。爾能律身以廉。恪供乃事。於戲。朕揣其職雖微。而能始終保全。亦厚幸焉。今特轉符給爾子孫。以光先世。宜令准此。

要斫蟾宮第一枝

江西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國初登第。高皇問其

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班機。當年製下青
雲梯。腰間帶得純銅斧。要斫蟾宮第一枝。

翰林院橫列

金陵文武各衙門牌匾。俱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
三字橫列。

鼎石

鐵鉉。河南鄧州人。由國子監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
督府。斷事奏對詳明。太祖喜之。賜字曰鼎。名凡法。

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鉉。

致仕敘坐

十二年冬。詔致仕官居家。與人叙坐。惟于宗族外祖及妻家敘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衣食寓諫

帝嘗盛怒有譴謫太后度不能解乃衣微時所服衣服取糗糒置懷中出冀上前曰主忘管口之貧賤耶此主昔所嘗食也帝爲之惻然怒遂稍息

別號坐罪

陶尚書凱浙江臨海人有高才國初應聘起修元史選授太子書除翰林院應奉文字三年超拜禮部尚書凡稽古禮文之事多所論定而詔令封勅歌頌碑碣時時命撰著文章遂盛傳于時建奉先殿

于乾清宮左。令起居註記言動。令臺省府置銅櫃簿錄時政。皆凱所建白也。後出爲湖廣叅政。致仕。召爲國子祭酒。尋老。自稱耐久道人。帝聞之。大怒。竟坐罪。

嘉瓜張氏

五年。句容縣張觀之圃。產嘉瓜並蒂。群臣上進。太祖自爲作贊。不以祥瑞自居。群臣亦多爲讚。以詠其美。天下稱爲嘉瓜張氏。

失期異市

太祖嘗下詔蠲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詔蠲租稅。天下幸甚。今復稅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乃無錫人。去京畿不遠。帝刻期六日復朝。其後衡七日失期。帝怒曰。朕不信于天下。爾不信于天子。遂命棄市。

正定神號

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已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于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卦。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

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神名。

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
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
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
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

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之稱。

一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卽係淫祠。有

司毋得致祭。

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旣同。其分當正。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授官

洪武三年庚戌科。初開科目。應天凡就試者一百二

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會試。悉授官。有爲
監察御史者。

春夏榜

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試官劉三吾。白信稻。取宋琮等
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者。及入對。以福
建陳郊爲狀元。應天尹昌隆爲榜眼。浙江劉仕諤
爲探花。下第者以三吾等南人爲言。上怒。命儒臣
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于是侍讀張信。侍講

戴彛。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校書嚴叔載。
正字董貫。長史王章。紀善周衡。蕭楫。及郊昌隆。仕
諤各閤十卷。或言劉白囑信等以陋卷進呈。上閱
卷益怒。親試策問。又取山東韓克忠爲狀元。王恕
爲榜眼。山西焦勝爲探花。共六十一人。皆北士也。
考官信等俱樅殺之。郊等亦伏法削籍。故世稱春
夏榜。又謂之南北榜。

諸王宮城制

城高二丈九尺。下濶六丈。上濶二丈。女牆高五尺五寸。城壕濶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高四尺九寸五分。廓房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門前後殿四門有城樓。立社稷山川壇于王城內西南。宗廟于王城內東南。改蟠螭爲龍。王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城四門。東曰體仁。南曰端禮。西曰遵義。北曰廣智。俱

覆以青色琉璃瓦。宮城週回三里。二百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丈二寸五分。

魏國公鐵券

徐達。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自古帝王。勗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

能率統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吾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清江漢。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連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附。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

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
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高
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
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
歟。

曹國公鐵券

李文忠泗州盱眙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

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思人生天地間。恩親之深者。莫過骨肉。此天性自然。不待教而能也。李文忠爲吾妙氏所生。朕勅業以來。爾自幼提兵。僉樞金華。開省嚴陵。勦苗獠于烏龍。却援兵于諸暨。所至撫馭有方。人懷爾惠。連年戰勝。不聞爲敵所侮。比者再入甌閩。削平餘寇。進征薊比。屢奉捷音。繼乃班師應昌。得元之遺子。暨寶冊以歸。威鎮沙漠。峻功益著。朕與爾親則甥舅。較爾前後之功。

當與功臣同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
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
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
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
爾瞻于我。如毋存焉。當恪守忠節。光輔帝室。永延
世祿。與國同久。

衛國公鐵券

鄧愈。泗州虹縣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
其文曰朕觀江海之深淵爲神龍出沒之所蓋由
其波濤洶湧人莫能窺其淺深神龍得以運用于
其間于是奉天時而出興雲致雨代天澤物有益
于民此雖龍之能神亦由深淵有以資其神而致
然也朕起自草萊與群雄並驅獨居江左周迴皆
勍敵爾愈從朕戰勝之後守山越鎮襄陽兩處方
面雖有敵人未嘗輕犯其境爾之智如淵之深不

可測也。及號令三軍。所向無敵。威聲之震。若洪濤
洶湧。而人莫敢視。是以守護邦畿。人何知我所爲。
故得匡論籌謀。遂成帝業。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
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
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
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
爾功。於戲。安不忘危。慎終如始。思相從之。惟舊。念
成功之多艱。垂訓後人。永延世祿。

中山侯鐵券

湯和鳳陽人。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思猛將助興王運。如雲之從龍于太虛。赫然布滿于兩間。神龍變化于其內。人莫能窺。頃刻雨天地。通和民物。皆遂其生。此雖龍之化。實雲之助也。朕起自草萊。將多鄉里。爾和以英毅之資。勢若熊虎。自朕定居江左。以爾列守毘陵。時姑蘇未下。其兵銳

狡爾獨當之。彼欲知我所爲。爾能巡捕謹嚴。防禦
周密。國之事情。彼終莫測。故我得施其運用。豈非
如雲之從龍乎。自是西克永新。東取姑蘇。皆顯著
勲績。授以征南將軍。兵至浙東。入閩。悉歸版籍。及
副征山西。陝右。所至効勞。熊虎之將。可謂稱矣。今
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
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
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

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勲。於戲。秉忠効力。爲藩鎮。于邊陲。際遇方今。實千載之一會。尚其宣爾勤勞。訓及子孫。以保祿位于永久。

韓國公鐵券

李善長。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古之帝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

定矣。朕起自草萊，提三尺劍，率衆數千，居群雄肘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棘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于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况剽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謠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其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

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勲。於戲。慎終如始。以仁義忠孝。訓及嗣人。必圖後輔。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歟。

宋國公鐵券

馮勝。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右柱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勦業之君。必有親同骨肉。痛若肢體之將。使之周旋左右。出入以防奸詐。遂得保完其身。施行造化。以有天下。卽是而觀。其功不小。朕自渡淮江以來。爾兄馮國用。實典親軍。導從有方。動合古道。俄而因疾長逝。朕念其勞。追封爲郢國公。憫其子幼。又以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則建爪牙之功。敵犯龍江。

帥群兵而大挫群寇。副將北伐。屢克捷而平定中原。宣力內外。佐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以忠誠夙夜事朕。累除奸惡。爵祿之崇。由爾勲勞而致。尚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于永世。

六安侯鐵券

王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王志。與朕同里。當起兵之時。卽來事朕。從渡大江。克太平。攻溧陽。遂定建業。京口。毘陵。宣城。江陰。安慶。江州。南昌。湖廣。及攻廬州。拔安豐。皆預有功。因授衛職。歷陸安。河南。調隨總。

兵征討迤北。旣平山西，留鎮平陽。朕念爾初起之舊，于今十有七年。其間勤勞爲多。今天下已定，諭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直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以保于永久。

長興侯鐵券

耿炳文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惟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以武功定天下。將多出鄉里。皆竭忠効力。此帝業所由成也。咨爾炳文。以英勇之姿。從朕渡江。以來。累立戰功。坐成長興。軍肅民安。時始蘇未平。爾獨堅守。敵來臨境。能俘獲而斬之。朕由是無東顧之憂。及平浙西。以功陞居督府。征取中原。從朕

北巡分鎮陝右。爾勲益茂。朕甚嘉之。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光武之興。耿弇父子。皆立功當時。揚名後世。而爾父子兄弟。忠顯著于一門。蓋有光于管焉。尚其篤爾忠貞。加之恭慎。以保今名。訓及後嗣。延于永世。不亦美歟。

江陰侯鐵券

吳良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當開創之初。賴智勇之士。廓清海宇。佐成帝業。成功既集。宜舉崇報之典。咨爾吳良。以定遠之英。與朕同郡。當天下雲擾。爲朕所用。乃從擣滁州。克和陽。取姑孰。至于溧水。溧陽之戰。建業京口。以及毗陵之攻。宣力効勤。已有可稱。及守江陰。實當東

南要衝。數年之間。爾能堅守。使敵人知畏而不敢
窺。姑蘇既下。委爾鎮之。又能兵衛整嚴。紀律明肅。
遂安人民。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間。多著
勲績。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
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
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
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惟爾兄弟。
爲朕之勲臣。尚思恭慎。弘大爾功。訓及子孫。永延

于世豈不偉歟。

穎川侯鐵券

傳友德，礪山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穎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惟古勗業之君，平定天下，必賴武臣宣力。開拓
疆宇，佐成混一之功。崇報之禮，所宜加也。咨爾友
德，以英毅之資，逢鼎沸之日。因群雄無所定，故擇
我以來歸。事朕有年，扈衛京畿，移鎮安吉，戰鄱陽。

取鄂渚。征取江右。致討淮東。功烈爲多。及撫安彭
城。前鋒大利。威聲遠振。叅佐外省。遂征齊魯。燕冀
閔陝。爾績尤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
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
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
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
昔馬援歸漢。爾能效之。其勲過矣。尚其慎終如始。
宣爾勤勞。訓及子孫。保于永世。

宣寧侯鐵券

費良臣。安豐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
觀自古帝王。以武定天下。必有英傑之士。知時達
變。翕然來從。建立功勳。輔成帝業。如漢之竇融。馬
援。唐之尉遲恭。李勣。皆是也。朕效前王之所爲。非
智者不謀。非勇者不任。自居江左以來。日以思得
猛將而用之。而爾良臣。知彼無成。率衆來附。于今

有年。其間東征西伐。功績昭著。可與漢唐諸將比矣。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帝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風雲際會。千載一遇。崇德報功。國家之制。爾尚益加恭慎。以保祿位。訓爾子孫。延于永久。豈不美歟。

近安侯鐵券

唐勝宗。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近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
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勝宗。與朕同
里。連舍之人。當起兵時。爾年尚未冠。卽來事朕。及
渡大江。從攻常宣。婺池四州。至于克高郵。下安慶。
拔九江。攻南昌。敗陳友諒于禁江口。平潭。澧。辰。荆。
諸郡。皆預有功。近戍潁州。復同大將攻拔延安。初

自中奕帥職歷龍驤驃騎安豐三衛指揮。朕念爾
初起之日。于今十有九年矣。其間多著勲績。今天
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
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
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
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
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直于成之一會也。爾當常悉
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吉安侯鐵券

陸仲亨。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吉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
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仲亨。與朕同
里。當朕起兵時。爾年尚未冠。卽來事朕。從征滁和。
始。熟。平。建。業。攻。京。口。及。常。宣。二。州。至。于。江。陰。婺。越。
之。役。三。衢。常。熟。高。郵。之。征。皆。預。有。功。及。朕。親。取。南。

昌下合肥。下安豐。敗陳友諒于彭蠡。爾之宣力爲多。屢加帥職。繼而從大將取贛州。復以驃騎衛指揮使攻贛州衛。鎮成甘地。節制南安。雄韶州諸府。調兵克梅州。拔會昌。湘鄉。悉剋諸山寨。于是自將兵。取英德。清遠。晉江。下廣州。遂爲美東衛指揮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移鎮襄陽。改授前職。于今十有九年矣。其間多著動績。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

襲朕本跡。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
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
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
之加。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
以保于永久。

江夏侯鐵券

周德興。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江夏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德興。與朕同里。當起兵之初。卽委身來附。滁和既定。後渡大江。克采石。復太平。攻溧水。破敵寨。遂進攻建業。京口。毘陵。宣城。江陰。池陽。皆預有功。爰授帥職。從取金華。安慶。高郵。拔城山寨。援安豐。征合肥。因陞衛職。又從討贛州。安福。永新。而自提兵援安吉。西安。乃命行省湖廣。由叅政爲左丞。比年以來。累從征伐。

其績益著。朕念爾初起之日。十有七年。勤力爲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誓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以保于永久。

淮安侯鐵券

華雲龍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
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雲龍以定遠
之英與朕同郡當群雄雲擾之初從朕征伐奮功
淶和飛渡江左克采石下姑孰縛偽將于臺城擣
堅壘于廣德由千夫長陞授帥職敵犯龍江鼓勇
大捷至于復南昌戰彭蠡廓清江漢進掌豹韜衛

事。往取江陵。與夫泰州高郵。悉能安撫而守之。于是移掌淮安衛事。從大將開拓中原。分命都府以鎮北平。威名尤振。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間。勲勞既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

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以保于永久。

濟寧侯鐵券

顧時鳳陽人投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封濟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
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智能之士多出鄉里所
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顧時生長濠梁
與朕同里。兵興以來首從征伐。自攻南宿得滁和
沒江而東克姑孰下溧陽撫安建業平定宣州廣

陵由百夫長進陞帥職。至取安慶而復南昌。皆預
有功。江漢旣清。廬州復捷。繼以泰州海安之勲。命
爾同知天策衛事。臨濠靖安。就委守禦。從伐蘇湖。
宣力尤著。俾進征中原。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
年之間。勲勞旣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
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
愚。皆遵前代誓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
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

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臨江侯鐵券

陳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臨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陳德。生長濠梁。與朕同里。兵興以來。首從征伐。自克滁和。而定江左。攻采

石取姑熟。定建業。下京口。前鋒之功有焉。繼得寧國宣城。轉陞帥職。復以爾副天策衛。進征浙右。陞僉督府。往靖中原。山東河洛燕晉諸郡俱下。並著戰勳。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間。勲勞既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

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平涼侯鐵券

費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涼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開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業。而親同骨肉也。咨爾費聚。與朕同郡。自列戎伍。從取滁和儀真。初授武校。渡江之後。收甸容溧。

水定建業京口廣德長興進居帥職繼戍長興同
知衛事浙西之兵侵境戰敗之乃從大將下吳興
克姑蘇陞掌本衛又從征四明由海道而南取三
山延平還軍討昌國餘寇皆預有功既又從大將
平中原守關陝其績尤著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
九年之間勤勞爲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
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
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

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郡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南雄侯鐵券

趙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南雄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自昔佐興王業之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必實嘉

之。世常罕見也。當朕創業之初。師駐和陽。爾兄趙伯仲。以所部舟師從人來附。東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采石。定金陵。從征安慶。侵其城。因其非命。自却罷職而逝。念其初附之誠。授爾庸以官督府中書。歷任樞要。比歲從大將軍下淮東。平浙右。復任北伐。以取齊魯。汴洛燕冀秦隴。勲績著焉。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

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能覽兄之不謀。奮志超群。多建奇功。而雲中之捷。威聲允振。際遇今時。可謂千載之一會。尚其益宣勤勞。訓及子孫。享祿位于永久。

營陽侯鐵券

楊璟廬州合肥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營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

文曰。朕撫有四海。實賴熊虎之將臣。披堅執銳。輔成帝業。國家報功之典。其可後乎。咨爾楊璟。驍勇之資。智識超群。當天下鼎沸之秋。覩群雄無所定。擇主來歸。遂從朕于太平。凡遇戰陣。所至當先。及從征江漢。移戍荊州。克全丞撫靖江。威聲赫然。夷獠畏服。皆爾之勲也。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

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管馬援歸漢。千載之下。人皆稱其有識。以爾比之。功可同矣。爾尚益加敬慎。訓及子孫。以保功名。富貴于永久。不亦美歟。

豫章侯鐵券

胡美。湖廣漢沔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管寶融以河西歸漢。載于前史。後世稱之。朕

以武定四方。乃有識天運而建事功如昔人者。助成帝業。理當崇報。咨爾胡美。以漢沔之英。當朕經略江右。爾能識幾。盡歸版籍。以保全人民。于是任以中書平章之職。屢從大將。征取江夏。攻壽春。平淮東。克浙西。遂取邵武。建寧。其功益著。冠朕巡狩。分省北京。兵有紀律。民得撫安。况爲國之姻戚。而著勲于當世。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

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
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慎
守祿位。以光勲業。篤親親而厚風俗。更以忠貞訓
及子孫。傳于永世。豈不偉歟。

永嘉侯鐵券

朱亮祖。廬之六安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
其文曰。朕觀天下鼎沸之秋。群雄未有所向。惟俊

傑者乃能擇主而依也。爾亮祖當朕渡江之後，同人款附，猶豫未決。抗我師旅，朕乃親征，得爾于寧國。應對之際，言辭磊落，朕甚壯之。親釋其縛，卽加陞用。戊浙東者歷年，參預行省政事。及取溫台，由海道從征廣之東西。至于海南，兵威所及，無不効順。厥勲甚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曠，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

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尉遲恭歸唐。立勲爲多。爾可比之矣。尚其益加恭慎。以保成功。訓爾後嗣。傳于永久。豈不偉歟。

東勝侯鐵券

汪興祖。廬州巢縣人。三年大封功臣。已封爲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仍以都督職。遇有征伐。自劾以圖實封。四年從征。僞蜀。躍馬直前。中矢石死。事聞。帝悼惜之。詔曰。汪

興祖攻文州。沒于王事。例當倍賞。然以有過從征。賞其子白金百兩。彩段表裏十二。因授興祖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其文曰。朕觀自昔俊傑之士。當天。下未定之時。能擇可依之主而事之。故能佐成帝業。而著其勲名焉。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汪興祖。爾義父張德勝。爰自初興。委身事朕。從渡江。克太平。定建業。取京口。毘陵。宜興。諸郡。多著奇勲。遂官樞密。及敵犯龍江。奮力前驅。戰歿于陣。朕憫。

其勞。追封爲蔡國公。以爾與祖繼承其職。復征安慶。擣潯陽。進征蘄黃。廓清江西。大戰彭蠡。勲勞屢著。擢叅省政。又以湖廣廬州之捷。壽春之援。陞副都府。旣而克海寧。高郵。淮安。以及吳興。姑蘇。亦預有功。進陞同知都督府事。征取中原。山東。河洛之地。西取大同。旣委守禦。屢收胡虜。威名益振。可謂有功于前矣。已命德勝子宣承襲。宣武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是用授爾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東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豈期爾久處邊陲。昧于省己。故遣爾征西自効。不料殞身矢石。茲給祿以養其家。候爾子長成。襲爵授封。爾子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亦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功名因乎智勇。爵祿報于有功。風雲際會。真千載之一遇也。惟爾遺澤。傳之子孫。保于永久。爾其有知。當悉此意。

以上公侯鐵券文散見于野乘中者。僅見此數十篇。故盡數錄之。其未經耳目者。將有俟焉。後載安慶侯等文。其封不過及身而止。子孫世襲指揮使而已。

安慶侯

仇成。和州含山人。十二年封爲安慶侯。賜鐵券。其文曰。管者聖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爲多。朕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

差爲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叙。以辨輕重也。爾都督僉事。仇成從朕渡江。遇敵奮勇。不以衆寡所向必克。彭蠡之戰。爾功居多。今已年邁。朕思往日之勞。特封爾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慶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免二次。以報爾功。爾其益加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歎。

鳳翔侯

張龍鳳陽人。十二年封鳳翔侯。賜鐵券。其文曰。昔者聖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爲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序。以辨輕重也。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羗戎。今歲獲功以歸。雖首惡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所有孳畜。盡行拘入。勢孤力弱。將自消矣。今特封爾大都督府僉事。

張龍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鳳翔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茲與爾誓。
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免二次。以報爾功。爾其益
加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

附鐵券式

形如瓦面。刻誥文。皆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
字嵌以金云。

埋炭太守

帝末年。以賢能薦用者。有王璉。字器之。山東日照人。授寧波府。紮廉峭峻。杜松謁。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侈。撤而命瘞之。時號埋羨太守。

文樓時語

宋學士濂以老致仕。每值萬壽節。則來京賀。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樓峻。陟級躓焉。太祖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前數日。帝曰。宋先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

至。曰其沮風乎。使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
使使視之家。濂方在鄉人家會飲賦詩。上聞。大怒。
命卽其家斬之。馬太后規諫。得命駕前雙馬馳赦
之。

蝶怪

洪武辛丑。徽州休寧縣。胡蝶大如紈扇。飛至人室。忽
變怪鳥。散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是年大
水。

衆字象

帝嘗得一夢。有三人共弁一血帽。不知其何意。問于劉基。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字象也。是爲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

沈萬三資產緣由

元末嘉禾人陸道判。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崇擾。以是微價售與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語于前。陸知爲怪。叱問之。二女

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次早視劍處。度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土聲錚錚。啓下一石板。板下數罌。滿貯黃白。陸遂有之。薦以饒富。後無子。有女贅沈氏子。生萬三。貲產遂無紀極。爲江南富族之甲。太祖聞之。皆沒于官焉。

繼父乃讐家

帝在位。民間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

司以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割父遺體以活。讐家是大不孝也。乃置之法。

拍案誦詩

新淦有詩人鄧伯言。宋潛溪見其咏玉笥山詩一聯云。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桃千樹花。乃以詩人薦之。廷試鍾山曉寒詩。太祖受其中二句。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不覺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伏墀下。悞疑上觸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

次日遂授翰林。

親書誥諭

范從文、文正公十二世孫之柔之的派，崑山人。洪武中拜監察御史。忤旨欲殺。上問汝非范文正之孫乎。先憂後樂，是汝祖所言。對曰是。上乃取帛五疋，親書其誥諭曰：免汝五死，後五死皆免。

太學無蛛網

帝時太學初成，幸觀之，見蜘蛛布網屋隅，上曰：我纔

蘭亭羣噴筆
至者在羊上出
本有羣字此洪
武杜撰

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遜。至今大學諸堂中都無蜘蛛。

群字

羣字。書本作群。高皇惡其君與羊並。命移君于羊上。故至今有此字云。

數目改用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皆始于洪武中。刑部尚書開濟益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奸人得以

盜改故易此以闢防之耳

有福孩兒

洪武時太學旣成帝喜曰有福孩兒在此坐蓋言一
學也時上偶坐廣業號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
清華顯貴視他號特盛相傳爲上言之識

寶誌冢碑

太祖建都金陵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
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爰發其坎金棺銀

柳。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立浮屠于函上。覆以無量輓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紀績。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上曰。誌不欲謂我績耳。乃寢不樹。

明朝小史二卷終